

藏

書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七

○行業儒臣

○鄒浩

鄒浩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章惇用事
威虐震赫浩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
劉氏立浩言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
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初廢后
并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上于貴族今陛
下之廢孟氏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者望乞追停

冊禮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明日，章惇
誅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
言，進中書舍人，遷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言
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已焚之矣。」退以
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
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
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
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竄昭州。五
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卒年五十一。浩所與游，田

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元符中浩爲諫官書院京師
門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
旣而畫以病歸許聞浩諫立后事得罪出新州畫迎
諸塗浩與語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
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歿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歿人哉
回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
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浩南遷人莫敢顧
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慰安其母邏者以聞
逮請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

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其略謂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嘗其時浩能力言復后以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矣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

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必憂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

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大臨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又字無已曾舉其文奇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師道嘗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策罷之父乃召爲秘書省正字初游京師傳堯俞欲識其面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

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于朝師道荅書曰：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敵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有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禮冒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終不往。

師道素惡趙挺之適頴郊祀行禮寒衣未裝綿其妻就假挺之家師道却去不服遂因寒疾致歿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畱朱勝非捍吳門與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畱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時傅等偽詔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浚知上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

以兵來會而命俊先分兵扼吳江遂上疏請復韓世忠舟師亦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勸哭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於是世忠等以兵赴闕傅正彥脫遁帝復辟浚之力也初浚次秀州忽有客夜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何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至者耳浚下

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歿囚。狗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見帝曰：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帝乃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決策治兵，欲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後以人言疑之，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端告之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必可勝。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

矣如此一二年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遂
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璽且而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偃
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
人馬十一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進曰陝
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
屯利閬興洋以固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
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劉玠吳玠郭浩亦力言未可
浚皆不從次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
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已

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塵驚遁諸軍皆潰五路悉陷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有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浚乃斬哲以徇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夫敵遠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

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爾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故憾端聞浚將復用端玠乃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王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浚遂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乃

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燿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歿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歿非其罪莫不痛惜之帝乃詔浚赴行在以本宮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舉引金人入攻趙鼎又薦浚乃復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

一以身任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
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
統制鄺瓊副之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
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之叛也浚不以
爲然及德視事教場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
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竟不出一語
慰撫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
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亦不以爲然遂奏
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

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會社復密奏罷瓊兵柄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呂祉被害浚乃引咎求去落職居永州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疏上秦檜大怒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會檜歿乃免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米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孝宗卽位召浚入見除樞

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
取山東特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
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我出兵山東
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
急邪今惟當固守要害以爲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
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
僅保山寨何益乎既而王管殿前司公事李綱忠建
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洪口二將輒自
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李椿以書道浚于斌曰

復讐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
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
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乎武彘軍都
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必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
大梁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
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
陳俊卿亦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
從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
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

都督爲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以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浩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豈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彼豈畏是。

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手如此詰難比五日浩又曰平曰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於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

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上疏待罪。孝宗賜浚書曰：

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勿介意也浚畱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乃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諡忠獻

○張栻

栻字敬夫浚之子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藉開府

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宰相虞允文亦以栻數遣人致慰勲，栻皆不答。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栻還朝未暮歲而召對者六七，栻可謂知遇矣。俄而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栻，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栻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

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林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相率遁去。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至是捕得數人皆斬之。仍有胡奴在其中。杖命縛以歸之。卒時年四十八。其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此尤其平生得意之論也。李生曰。嗟乎。世豈嘗有無所爲而爲之事哉。真欺我矣。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淳熙元年。調興國軍教授。淳

熙二年湖南有寇將及郡境衆請於郡乞以九齡主之或者不可九齡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舜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若夫衛靈公無道既見夫子不知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耳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苗壯長未嘗廢也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夫子將遂言之乎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是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鷺湖四年到任興國地瀕大江民寒嗇九齡端架矍勸緩引翼

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下艱去矣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以疾終年四十九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允文相繼爲相亦交薦萬里于朝乃召爲國子博士遷太常丞東宮講官闕帝親擢爲侍讀遷秘書少監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

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紹熙元年出知贛州不赴乞祠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里故學者稱爲誠齋先生

○趙汝愚○附韓侂胄

趙汝愚宗室子也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光宗

朝遷知樞密院事。孝宗不豫，光宗御後殿，丞相留正率同列入請詣重華宮侍疾，不報。孝宗崩，車駕不至，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玘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

穆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
郭杲曰近日外議瀕洞太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
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
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
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出城
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
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
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
不獲侂胄俊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

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而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叅政陳騏及余端禮使郭杲及部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臣使其姻黨官贊舍人傅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卽位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詰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卽喪次召還畱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棄

國之罰汝愚不聽。加郭杲節度使。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侂胄自以為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又以此為言。一日熹講畢，因錄其奏疏極詆侂胄奸邪，疏八據出內批，除熹宮觀。趙彥逾亦以功大，熹汝愚引與空矣列而除四川制置，乃與侂胄合謀，盡奪官時有名八士，皆指為汝愚之黨而

誣汝愚以宗臣謀危社稷

愚遂罷相以大學士提

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

士楊簡以爲言皆劾罷

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

汝愚之忠詔送韶州安

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亦伏

劾請留悉送五百里外羈

管侂胄忌汝愚益深不

望貶人言不已乃責盩遠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道

是汪義端行辨用漢誅劉

屈寔唐戮李林甫事亦欲

殺之意迪功節趙師召亦

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恬然

馳道至衡州爲守臣錢鞏

所寤遂服藥而卒天下聞

而寃之侂胄誅始盡復元

官賜諡忠定

韓侂胄琦曾孫也侂胄雖恨汝愚然以傳道詔旨故

浸見親幸得時時乘間竊威福

汝愚之禍分、明、大、半是

朱熹入侍講白奏其

朱熹王

姦侂胄怒熹使優人栽冠闊袖象太儒戲於上前雪

川劉攽者與侂胄同知閣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
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
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悟卽以內批除
所知爲監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而用劉三傑代吳
獵爲監察御史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矣然侂胄欲

逐汝愚而無其名。於是文謀之京鏗鏗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因此罷相，而佐曹始拜節度使，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淳熙八年，以王淮爲右丞相。淮問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與淮。淮卽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熹社倉法于諸路。及後，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淮同里，且媼有親。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

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之故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立信用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邪十五年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淮旣罷周必大薦熹爲江

西提刑入奏事時幸臣曾覲已歿王抃已逐獨內侍
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
能動人主遂除熹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先日兵
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栗論熹本無
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以爲浮誕宗主今采其虛
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職緣
熹旣除兵部郎官在臣各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
均帝謂栗言過當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
閣奉祠去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

乃教以盡目之爲僞學云。慶元二年，端明殿學士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
王之柄，鼓動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
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
書爲世大禁，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
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
書以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
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
僞，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

以熹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熹十罪，詔熹落職名，罷祠竄。蔡元定干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譏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冑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爲蹈之？」侂冑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

公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王共議侂胄取
錄黃藏之事遂格京鏗歿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
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
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問必大亦復
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寢解三年侂
胄拜太師侂胄旣據勢專權遂次立世功名以自
固而恢復之議興矣朝廷後不得已斬侂胄且因其首
以遺金人是時金已衰弱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
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誚曰威幣頓增

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自佖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賈尚書屈膝執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吠。共爲傳笑。然佖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若皆曰之爲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醜勢。燿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佖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助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佖胄。則佖胄已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互以賞功爲重。一毫已

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臣，爾爲外戚，可歎。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佞胄以同我，又可歎。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于其間哉？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佞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佞胄爲言，何哉？旣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畱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爲僞，必不

信也。夫我以彼為小人，彼亦必以我為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為偽，我既以為不是，則我以彼為小人，彼又安肯是我。故彼此不相為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為偽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為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昇為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為人。

臣子者觸目激衷哀號痛恨不在甘昇一堅子明矣
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
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
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爲言是爲
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爲內侍一
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
正心誠意爲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
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已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
學之禁有以也

○陳俊卿

陳俊卿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金王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質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以俊卿沈靖有謀使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俊卿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曰收則璘得乘勝以定關中矣會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遂還乾道八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

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拜同知樞密院事。授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宰相。五年召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而自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楊和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農隙則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州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頽頽之患。詔卽行之。而竟爲衆論所持。尋亦去位。不及成也。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嘉定四年進禮部郎六年遷起居舍人十四年上疏言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

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遂力請出爲
江東轉運副使遷知泉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
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
高考二祖儲神燕閒之施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
惟學可以明其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
維持此心上言虛心開然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
給事中王瓘及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乃落職旣
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
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

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彌遠卒上親
政聞金減京師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
潼關黃河之議矣德秀乃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
守無用之空號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
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具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
部尚書人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
得疾拜參知政事德秀長身廣額容顏如玉望之者
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
言直聲震朝廷臣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

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雅出關曰。真直院至矣。填塞聚視者。不置時。相益忌。以故輒擯不用。端平元年上。既親政。赫然獨斷。鄭清之又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皆相繼爲相。惟與之終始。辭不至。故時號爲小元祐焉。然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又大潰。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杜範攻清之誤國。謂其貪黷尤甚于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者權臣玩弄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也。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悞。代爲庸醫。受責然。

既有一藥之悞矣。藥其可以悞下乎。况垂命之人哉。
宋至是蓋奄奄垂命之人也。哀哉。

○廉希憲 此人六用得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時，帝憲年十九
得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
嘉之，目曰廉孟子。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
己未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
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宥官購
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出朔

計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今先皇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乃卽位分漢地爲十道，併京兆、四川爲一，而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驛入京，兆密謀爲變，時有斷事官閔國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反，云已遣人至成都及青居，論益里乞台等各以兵來援。又與蒙古軍奧魯魯官等合兵，使盡起新軍。又約太平霍魯海等，俱發。希憲得報，遂遣萬戶劉黑馬

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悉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總
師汪惟正誅乞台時剛出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秦
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去得上旨為舜希憲即解所
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成事制符
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
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
諸軍蒙古官入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
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
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丞等於獄尸於道乃出迎詔

而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
罪世祖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事時西川
將紐鄰奧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
五千餘人于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
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來窺無他慮但今衆志未
一彼軍或見其將校執二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外
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諷八春上策也初八春
旣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
鄰奧魯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

與俱西。渾都海聞之，北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適阿藍荅兒復自和，發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旣陣，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于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

男子也。時希憲年三十矣。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覲。於是人人感悅。乃詔希憲還京。進中書平章政事。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容文。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取。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

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詔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府鎮之帝使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鎮阿臣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乎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

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十七年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又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李生曰是足爲經國之臣矣

○姚樞 用得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棗陽忒木解欲盡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故著數千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

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
行力求歿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歿無益隨吾
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是北方
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
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
治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矣忽必烈遣使召之樞因
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
有之則天子何爲後有間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則
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

因夜宴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爲之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專教民耕植五年或讒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遣荅兒行省事于京兆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宋亡，集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娶楊氏，乃國子祭酒文仲之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文仲爲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楊氏爲集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始就外傳，得刻本，則集以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

氏在室盡通其說故集與弟維皆受業內廷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仁宗卽位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言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當者取之不必立定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

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
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
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
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
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
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
印俾得以傳子孫亦一言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
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
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

遂寢。然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卽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至正八年病卒，年七十七。集嘗闢書舍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尤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

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
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
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
還復初宐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
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
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爲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
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今爲我飲此
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誠如
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不

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藏書儒臣傳目錄卷二十八之三十一

○詞學儒臣

賈誼

賈山

○枚乘枚臯

鄒陽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儒臣傳

目錄二十八之三十一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司馬相如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

別見

張衡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禰衡

曹子建

○王仲宣等

張華

陸機

左思

謝靈運

○顏延之

○附劉穆之

○鮑照謝朓

沈約

陳子昂

○許敬宗

○附李義甫

張說

蘇頲

張九齡

○李白

杜甫

王維

韋應物

○附李揆

白居易

韓愈

柳宗元

金三十一
王禹偁丁謂

歐陽修

王安石

蘇洵

蘇軾蘇轍

○附張耒

曾鞏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八

○詞學儒臣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之。文帝立，聞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

學事焉。乃徵吳公為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誼

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

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文

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詔以爲漢興二十餘

此所以爲賈土與

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乃草

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

矣。妙哉。

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詒

是處皆晚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詒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

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詒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

罪當矣。

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不用其議。以詒爲長沙王

太傅。詒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乃爲賦以弔

屈原。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其舍。詒自傷。又作服

賦以自廣，又歲餘，文帝思諛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

志說者此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諛具道所以

真老子子

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諛爲梁懷王勝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諛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諛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子諛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孝武

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誼所上治安策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
至言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
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狼大故地之
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

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望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章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共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

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亾也。今陛下念所以昭光洪業，休德被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

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守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一解弛。言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卽位親自勩。淳天下。臣聞。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瘠杖而往聽之。願。與毋歿。思見德化之成。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文業。絕。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

夫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好而好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是與大臣方正朝廷是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錢者亡用哭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士其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言故其後復禁鑄錢云

○枚乘枚牟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

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豈有二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餘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

難。以。復。出。其。出。不。出。曰。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舍。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六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凡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錫，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纍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踞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胡元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

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
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
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
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
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
加怒遣羽林黃頭湘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
吳之饑道梁王笏車騎習噍音積粟固守以備滎陽

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從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齊王殺身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六王已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
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
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高人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
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
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
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

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不道歿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誣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爲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

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臯
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
終。臯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巡狩封
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蕭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楚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
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
乃能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
又自詆嫫。其文醜，體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諷笑不

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鄒陽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以去二國，歿兩君者，行

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
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
騏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
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
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者司馬喜饋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
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愛於死之人也是以申徒

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義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言曰：哀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遂孔子、宋聽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

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高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

車裂之。越用六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舜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莫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

谷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
九之璧，猶結怨
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
功而不忘。今夫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
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
世之君而素無
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
主之治，則人主
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
以爲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
陶鈞之上而不牽
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
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七
竊發，周文王獵涇

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
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洄。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諛。之。辭。牽。於。帷。裳。之。
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騶。同。官。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
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虛。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
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名。勝。毋。而。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
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於。堀。穴。巖。巖。之。中。耳。安。冑。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是時朝廷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奏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

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
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
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
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
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
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
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乃遣助以節發。六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已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卽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旣還上大說因問助居鄉

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
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
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
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
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之因留侍中有司異
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
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
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

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言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
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
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
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買臣
坐事免復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
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
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悉靡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
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

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
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
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
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
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
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
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
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

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歎。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二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安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謂者中郎
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
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蠹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
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弟以地侯之彼
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

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危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音切吾故倒行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二

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後朱賈臣難誦
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
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
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
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
脫恐效燕王論歿乃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
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偃

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
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
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
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
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歿無一
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
長者也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主父知絕貧時賓客而不
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徐樂嚴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爲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也。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六國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

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
數循理而觀之宜有不_安其處者矣不_安故易動易
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
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或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
獸射飛鳥弘游燕之_日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
若也金石絲竹之_樂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
之笑不_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
成康

嚴安者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救世。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其辭亦美。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

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定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鵠還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俟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

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已之空者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爲利害而

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矣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于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者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以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誣乃服罪當矣。初軍從濟南當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葉繻生也遂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空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

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
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
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軍歿時年二十餘故
世謂之終童

御製詩經卷二十八